

第一章 不受待見的媳婦

京城的原家，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。

所謂別開生面，並非格外熱鬧或是十里紅妝那般豪奢，反而這場迎親連喜樂都沒奏、鞭炮只象徵性的放了一小串，曬出來的嫁妝更寒酸到讓人發笑，甚至花轎抬入偌大的府邸中，府門卻連塊匾額都沒有。

該是喜慶的婚禮，賓客稀少到兩隻手數得出來，服侍的下人也寥寥數人，喜堂只象徵性的掛了塊紅布，一般人成親時窗扇牆壁上該貼的喜字窗花等一樣不見。

這是鴻臚寺卿的孫女艾籬兒，與被褫奪了鎮海侯世子封號的原墨秋，兩人成親的良辰吉日。

三個月前，鎮海侯原寒山出海剿滅海寇，一向戰無不勝的他居然打了個大敗仗，人也葬身海寇之手。一個人人傳頌的英雄折戟沉沙足該令人惋惜，但京中卻有人密告皇帝，原寒山其實長期勾結海寇，分得海寇劫掠海上商旅或沿岸民家的利益，這回打敗仗是兩方分贓不均，導致水師眾多英魂犧牲，從本人則被海寇滅了口。此消息一出，皇帝大怒之下收回原寒山的爵位，此舉彷彿坐實他的罪名，然而這個案子本就事有蹊蹺，先不說原寒山英名赫赫，幾乎沒人相信他會勾結海寇，更別說提交到廟堂的證據相當薄弱，甚至還有偽造的書信，所以自原寒山死後，此事一直沸沸揚揚紛鬧不休，言官御史們一面倒的請求皇帝重啟調查。

皇帝素來忌憚原寒山在沿海的威信及軍力，才會在逮到這個機會後藉此收回原家的爵位，但朝廷這一波為原寒山平反的聲浪讓皇帝大失顏面，對於原寒山後人的處置只能格外小心。若打壓太過必會惹人話柄，堂堂一國之君如此憋屈，令他心氣更不平。

原寒山沒了爵位，原墨秋的世子之位自然也要褫奪，原墨秋雖說自小跟著父親在萊州水師營歷練，但他十六歲那年於海難死裡逃生後就與母親一起回了京師，棄武從文，在文壇頗有名聲。

最重要的，原墨秋是有功名的，還是皇帝今科欽點的探花郎，他父親已經為了一個不確定的罪名付出代價，輿論都將這件事歸於皇帝判錯案，將一國之君架在風口浪尖上，若要以此為由撸去原墨秋的官職，實難服眾。

所以皇帝只能懷柔、只能大度，表現出他雖逼不得已奪了原寒山的爵位，心中卻是憐惜原墨秋的才能，因此不僅命他任官欽州知州，由七品翰林升為從五品，丁憂奪情起復，即日上任，還將鴻臚寺卿的孫女兒艾籬兒賜婚給他。

如今鎮海侯府的匾額早已被取下，在府中逾制的門楣高度還沒降低前，新的原府匾額尚不能裝上，下人又解散不少，加上趕在原寒山過世百日內結親，更不好大張旗鼓太過熱鬧喜慶。

這場沒有人敢來參加的婚禮，在原寒山喪期之內，原府只能簡簡單單的放塊紅布點綴，讓整場婚事顯得更加簡單寒酸。

在大堂拜過天地之後，新人送入洞房，因為賓客稀少，新房就留著一個喜娘，連來鬧洞房的人都沒有。

原墨秋自始至終面無表情，並不因這樁婚事欣喜，喜娘叫他動就動，叫他坐就坐，

一副哀莫大於心死的感覺。

要說這個艾籬兒，本身也是京城蜚短流長的主角之一。她原是個鄉下村姑，一朝被鴻臚寺卿的嫡次子認了親，說是多年前丟失的小女兒，所以迎回鴻臚寺卿府中後，不乏有此女出身鄉野必然粗魯不文、貌不驚人的傳聞。

這樣的一個女子賜婚給原墨秋，表面上是恩惠，事實上對於在京城有著才貌出眾、文武雙全美名的原墨秋，是一種污辱。

故而當原墨秋拿起秤桿欲挑起艾籬兒的蓋頭時，他心中極端反感卻又不得不為，當蓋頭布落下，新娘子的臉蛋出現時，只見原墨秋瞪大了眼倒抽口氣，不相信自己看到了什麼。

那傳說中粗鄙無鹽的女子，竟生得清麗絕倫，瓊鼻櫻唇，一雙墨黑大眼澄靜通透，氣質清新脫俗，連大紅喜服在她身上都顯俗艷了。

尤其她渾身散發出一股莫名的貴氣，更是令原墨秋百思不解，這如何是一個村姑會擁有的氣度？

相對於原墨秋的不情不願，艾籬兒顯然愉快多了，幾乎痴迷的看著他俊秀儒雅的臉龐，只差沒伸出爪子偷摸一把。

「相公！」

或許是太過喜悅，艾籬兒一聲清亮的叫喚，聲音之大把驚艷之中的原墨秋都喚醒過來。

這會兒他心頭還飛快地跳著，都不知是被她嚇的，或者因為某些他說不出口的原因。

「妳可以不必這麼大聲，無須一驚一乍，輕言細語即可。」不過幾個眨眼，原墨秋已然恢復一貫的淡然，微微抬手示意她小聲些。

「相公！」艾籬兒又叫了一聲，這次聲量顯然小了許多，不過那雙美眸仍然閃著歡快的光芒。「我們終於成親了，我期待好久了！」

期待何來？原墨秋覺得可笑。「妳應該知道我們為什麼成親。」

雖然她的美貌出乎他意料，也結實震懾了他一把，但想到這樁婚事背後的真義，原墨秋仍提不起太大的喜悅。

「我知道，是聖上賜婚的嘛！」

說起來，這樁婚事算是皇帝同時逼迫了原家與艾家，原家顯然不想娶一個粗魯不文的村姑，艾家更不想與罪臣之後沾上關係。艾籬兒卻似一點也不介意，真要說起來，她還是為了嫁給他，才認了鴻臚寺卿這一脈艾家的祖宗。

但這樣的內情，原墨秋不可能知道，不過他很清楚即使侯府沒落，自己也沒了世子的身分，他個人的魅力依舊不小，至少還有不少世家貴女偷偷愛慕他，所以艾籬兒因為嫁給他而狂喜似乎也很能理解。

果然鄉下出身沒見過什麼世面，只空長了一副美貌。

原墨秋再次確認了這一點，心中對這段婚姻益發無奈。

長年的教養令他也不想與她虛與委蛇，正色說道：「妳既知道這樁婚事出自聖旨，迫於形勢無法違逆，亦不許分開，那日後的相處，妳我便適當保持距離，相敬如

賓，各自安好便是。」

言下之意，就是此後妳走妳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，妳別來擋我的道，我也不會拆妳的橋。

「你嫌棄我？」艾籬兒雖是天真，卻也不傻，一雙美眸都睜大了，眼中卻沒有對他的怨懟，依舊澄澈。「沒關係的，你告訴我該怎麼做一個好妻子，我學東西很快的！」

「這……」她的積極令原墨秋無法理解，但他著實不想與她牽扯太深，便語帶深意地道：「妳不必特別做什麼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足矣。」

「你這句見賢思齊的話我在書上見過！」艾籬兒先是一喜，隨即又陷入迷惘。

「……可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原墨秋話聲一頓，雖然有些意外她似乎識字，但並不影響他根深蒂固的認為她是一個草包。「所謂『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』，指的是見到有才德的人……我說得簡單點吧，就是看到好的，便向人學習看齊；見到不好的，就需發自内心反省自己是否有同樣的毛病。」

「相公真有學問啊！」又學了一句，還是從他身上學會的，艾籬兒喜孜孜的。「這是出自《論語》吧？但孔夫子說的話我一點也看不明白，下回我肯定看仔細點，向孔夫子多學點東西，應該就能學會更多如何做好一個妻子的道理？」

聞言，原墨秋表情難解，他幾乎要看不懂她的主動及樂觀究竟來自天真，還是來自愚蠢。

「妳不必知道孔夫子教妻的標準。」遑論孔夫子甚至休了妻，「也不必特別學習《論語》，妳只要記得我的話，我們保持距離，彼此相安無事便好。」因為他對她這個妻子，沒有任何期待。

說完，原墨秋轉身而去，因為他不想看到她垮下的笑臉。

只是他不知道，艾籬兒並沒有聽出他的奚落，反而覺得這是他的體諒，笑得更加燦爛。

洞房花燭夜，兩人終是沒有圓房，如今原家處於孝期也不宜做什麼事，原墨秋不見蹤影艾籬兒也不以為意，自己將喜床上的乾果全吃了，睡了個香甜。

能做到如此沒心沒肺，純粹因為她不諳人事，她以為正常的人類夫妻就是這樣，只要成親就可以一直在一起，至於成親之後的事她倒是一片茫然。

沒有人知道，原來艾籬兒並非人類，而是原墨秋十六歲船難那年，於海底救了他性命的鯫人族公主。

鯫人族魚尾人身，長年生活在海底，直到十三歲才能浮到淺海眺望一下大海以外的世界。艾籬兒從小就聽姊妹說著陸地上人類世界與海底世界的不同，對此格外憧憬，直到她終於長大，能夠浮出水面，就在第一次離開鯫人國時遇上了原墨秋的船難。

艾籬兒知道人是無法在海中生活的，那日暴風雨，船上落下好幾人，她只能選離

自己最近的那個救，想不到當她千辛萬苦將那人送上海灘，才發現那人生得真是好看，比海底的水晶還要耀眼，比最英勇的鯊魚武士還要英俊，她一時竟看得痴了。

可惜當下有其他人類靠近，艾籬兒情急之下順手取了那人胸前的一塊玉石，躲到岩石之後，看著一群像是兵士的人將那英俊的人類救了回去。

她以為這件事情只是一個過往，想不到卻在她稚嫩的心上烙下深深的痕跡。

她忘不了那個英俊的男人，每日抱著那塊玉石思念他，一年一年，魂牽夢縈，那刻骨相思擾得她心都發疼，最後終於忍不住了，前去請求父王讓她化身成人，嫁給那個英俊的男人。

鮫人國的國王自是不會答應這等事，艾籬兒卻不死心，她從小乖巧聽話，是全鮫人國裡最美麗最受寵的小公主，偏偏對那英俊男人的執著讓她硬是任性了一回，而這次的任性，她再也無法回頭——

她求助了巫師。

鮫人國的巫師也是自小看著艾籬兒長大的，被磨了幾次之後，不捨嬌滴滴的她日日為情所困以淚洗面，最後妥協了，同意為她施法，讓她拋棄鮫人族三百年的壽命，化為人形三年。

艾籬兒付出的代價，是要在三年內讓原墨秋真心愛上她，屆時她會成為真正的人類，也會擁有正常人類的壽命。若是三年內原墨秋沒有愛上她，或者是愛上了別人，與他人成親，那麼艾籬兒將會化為海上的泡沫，再也不存。

條件如此苛刻，艾籬兒卻想都不想就答應，於是她化身成人，魚尾成了人類的雙腳，黃金般的秀髮變得烏黑，碧眸化為墨色，看上去與人類毫無二致。

她換上了人類的衣服，原地轉了個圈，試著用腳踩地、奔跑，歡快得如同舞動的鳥兒，想著自己終於可以去找那英俊的男人了，卻又犯了愁。

她不知道他是誰，也不知去哪兒找，又該如何接近他。

這個困擾再度讓艾籬兒坐困愁城，最後為她解決這件事的，依舊是對她心疼不已的父王。

鮫人國的王族，天生有種以聲音魅惑他人的能力，這種能力並非永恆，地位越高維持得越久，對於解決如今艾籬兒的困難來說，綽綽有餘。

她的父王透過無遠弗屆的水域，替她打聽到那男子是鎮海侯世子，而最近鎮海侯府一家人正遭遇覆滅式的災難，鮫人國王便魅惑了鴻臚寺卿的次子，為艾籬兒編造了一個流落在外的世家之女身分。

這個身分還是特別挑的，因為原墨秋已不再是世子，卻有官職，皇帝欲賜婚他，那女子的地位不能太高，但也不能是平頭百姓，尤其她的父族更不能擔任重要職務，她的身上還需要有些污點，以滿足皇帝想打壓原家的私心，最後果然艾籬兒這個鴻臚寺卿的冒牌孫女便雀屏中選了。

然而艾籬兒如此匆匆忙忙的嫁了出去，對於人類世界的一切人情世故還來不及學，在鮫人的世界，夫妻是至死不渝的，艾籬兒認為如今才化身成人就有幸嫁給原墨秋，那麼她就要學著相信自己的丈夫，不懂的便問他，總有一日會學會當一個真

正的人類，讓別人都挑不出錯來。

懷著這樣的心思，艾籬兒在新婚之夜就充分表達出她的好學，果然她一問，她的夫君就及時替她解答了不是？

她沒有看錯人，原墨秋是個值得託付的好男人啊！

於是，洞房花燭夜，她睡了美美的一覺，隔日來了個婆子替她梳妝打扮，盛讚了一番她的美貌，因著還在原寒山孝期內，只替她穿上了一襲素色的衣裙，綰髻不插簪，打扮妥當後，原墨秋隨即出現在房內，親自帶她到正廳給婆婆奉茶。

如今的原家可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兼之家中也就只有原墨秋一個獨生子，因此當艾籬兒來到正廳中，只看到原墨秋的母親吳氏。

吳氏即使也穿著喪服，但一臉高傲冰冷，那個苛刻不近人情的婆婆氣勢是十成十的足了。

艾籬兒卻似毫無所覺，依舊面帶微笑，只覺眼前的婆婆好厲害的樣子，不知道自己有沒有一天能學會這樣的威勢。

吳氏見狀皺起柳眉，對新媳婦那副沒見過世面的傻氣極為不滿，臉色自然更嚴肅了。

待下人送上茶，艾籬兒在地上的蒲團跪下，叩了頭後乖乖巧巧地道：「娘請喝茶。」她高舉茶杯，這些禮儀都是前一日喜娘事先教過的。

吳氏沉沉地看著她，冷了她半晌才慢條斯理接過茶杯，象徵性地抿了一口便擱在一旁，她沒給紅包，只給了她一支毫無花巧的銀釵，冷酷地施了婆媳第一次見面的下馬威。

「在這個時機嫁入我們原家，都不知道算不算你的好運。要知道憑我兒子的人品氣度，你原本是配不上的，要不是陛下賜婚，我又怎麼能容一個鄉下……」

「咳……娘。」原墨秋輕咳一聲，再說下去可就不是適當的教訓媳婦，而是赤裸裸的污辱，昨夜初次接觸，他並不討厭艾籬兒的模樣與性子，只想著相敬如賓便是，相形之下自己母親再說下去便有些刻薄了。

有了兒子提醒，吳氏的脾氣微微收斂了些，不過臉上的不滿一絲不減。「總之，以後你身為我原家媳婦，須知敬順之道，婦人之大禮；婦行有四，女人之大德，你可都要記著……你眼睛在看哪裡？」

她原就說得有些咬牙切齒，發現底下的人根本沒在聽，一雙眼就沒離開過剛剛接在手上的銀釵，當下火了，聲音也陡然拔高。

那有些尖銳的聲線令原墨秋眉頭稍擰，不過這次的確是艾籬兒舉止不宜，他便沒有說話。

艾籬兒壓根沒察覺吳氏的怒氣及原墨秋的不認同，她的全副注意力都在手中的銀釵上。鮫人天性喜歡會發亮的小東西，這還是艾籬兒第一次見到如此銀光燦燦的飾物，眼中的喜愛毫無掩飾。

至於吳氏聲音刺耳，她真沒當回事，要知道鮫人生活在海底，不管多用力說話，聽起來都是一樣的。

可是這會兒每個人都瞪著她，艾籬兒也遲鈍的察覺好像大家都在等著她回話，於

是老實地說了，「我在看娘給的釵子，我從沒見過這樣會發光的飾品，亮晶晶的煞是好看……」

她笑得很甜，但看在吳氏眼中就是諂媚了。

「怎麼？才成親第二日就止不住自己的貪念了？一支銀釵也值得妳大驚小怪？」吳氏氣得大罵。「如此貪財之婦人，如何擔起我未來原家主母的責任？妳要真如此狹隘，別怪日後我做主休了妳……」

原墨秋還沒說話，艾籬兒卻反應很快地回道：「娘，我們是陛下賜婚，不可違逆，不能分開的。」

「居然還頂嘴？」吳氏更火大了。「妳以為不能休棄，我還整不了妳？」

「娘可以不必這麼大聲，無須一驚一乍，輕言細語即可。」

艾籬兒學著昨夜自家相公那副淡然的模樣，還微微抬手，看得原墨秋表情微變，俊臉都忍不住抽搐了一下。

很眼熟的動作、很耳熟的話，這學的該不會是……他吧？

可是吳氏不知道，她只知道這新婦有著天大的膽子，居然指正起婆婆了？

「誰讓妳這麼和我說話的？」吳氏一個拍桌，簡直要氣瘋。

「相公教的啊……」艾籬兒再傻也看出吳氏的暴怒，不由有些無辜。

於是這把火，就燒到原墨秋身上了。

「你教她的？」吳氏不以為然的瞪了自己兒子一眼。

原墨秋深深懷疑自己是否不經意坑娘了？他忍不住望向艾籬兒，艾籬兒朝他連連點頭，比手畫腳示意明明是他昨夜說的，無辜的美眸眨呀眨的，還真讓他否認不得。

他腦筋動得飛快，試圖尋找一個好點的藉口，讓他母親覺得沒有被冒犯，他的罪過也能輕些。「呃，我是曾對她說過那些話，但那只是教她一個好……」

他的承認讓艾籬兒覺得與他更親近了，不由笑吟吟的接過他的話頭，並不懂他的掙扎。「是吧是吧！娘，相公英明，他教我的都好，那我也把相公的話告訴娘。相公說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，就是說見到好的就要學，媳婦覺得很有道理，相公這麼有學問，娘也一起聽聽，沒壞處的……」

原墨秋俊臉微僵，他好像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，還是顆巨石！

「反了天了反了天了！我賢不賢還要妳來教？」吳氏眼睛都紅了，猛然由主位站起，手指著艾籬兒那張漂亮得出奇的臉蛋，止不住憤怒的顫抖。「還不快將這個大逆不道的女人給我趕出去？要不你娘都要生生被氣死！」

艾籬兒又不懂了，詫異地望向原墨秋，看上去楚楚可憐。

不都是你教的嗎？

夾在這兩個女人之間，原墨秋覺得頭都痛起來。

「咳，籬兒，妳先出去吧。」

相公說的話，艾籬兒無不遵從，她先朝吳氏行了個入府前才學的禮，看上去乖巧至極，聽話要離去了。

原墨秋先是鬆了口氣，但她臨走之前猛地又回頭補了一刀，害原墨秋一口氣差點

上不來。

「娘，那我先離開了，妳可別氣死啊！」

待艾籬兒離開正廳，吳氏也氣得快脫力，幾乎是癱軟的坐回了椅子上，「你聽聽你聽聽，她說的都是些什麼氣人的話？」

原就是個不怎麼上心的女子，就算是媳婦也一樣，原墨秋雖覺得艾籬兒和想像中的完全不同，卻也一貫淡然處理。「娘，艾籬兒出身鄉野，自是涉世未深，懵懂無知，娘德高望重，無須與一個無知女子太多計較……」

「她何止無知？簡直不孝不賢又貪財！我究竟是倒了幾輩子的楣，才讓你娶了這麼一個上不了檯面的女人？」想到這樁婚事的無奈，還有方才艾籬兒那不知是裝傻還是真傻的姿態，吳氏眼眶紅了起來。

「唉，可憐我兒，你父親的遺願就是讓你一定要娶尤嬌嬌。雖然我也看不上尤嬌嬌的矯揉造作，但看在她救過你的分上我也認了。原本你與尤家的婚事都快談成了，偏偏天外飛來一道聖旨賜婚你與艾籬兒……」

尤嬌嬌是原墨秋親姑姑的女兒，她的父親是萊州知府，原墨秋其實對這個表妹沒什麼特別好惡，頂多就是小時候住萊州時和她一道玩過幾回，而他海難那年，聽說也是被尤嬌嬌從沙灘上救回，所以父親原寒山似乎很看好兩家的親事。

「娘，」原墨秋雖是搖頭，但心中並無惋惜。「就當兒子與尤嬌嬌無緣吧！」

「皇帝究竟要逼我原家到什麼地步！」一提到當今聖上，吳氏是既咬牙切齒又無力，「你爹打了敗仗，壯烈的死在了他最愛的海上，好，這事我不怨別人。但皇帝既要奪他爵位，又假惺惺的賜婚給你這什麼玩意兒？還說不打壓我原家，讓我原家得了這麼個小家子氣的媳婦，難道有比這更羞辱人的嗎？」

「娘，莫言天家之事。爹他……」原墨秋對於父親的離世心中也難受，一提到原寒山就忍不住有些哽咽。「爹一生忠君愛國，最後一次的出征，似乎……似乎也預見了什麼，竟是事先傳信回京，交代與尤家的婚事，還要我們無論戰事如何收尾，日後要聽從皇帝安排，不要意氣用事，先低調沉潛幾年……如今這些成了爹的遺願，他如此交代必有用意，與尤家的親事是告吹了，但其餘的我們遵行便是。」

「是啊，也不知道你爹交代那些是什麼用意，收到他信件的當下，我真是……真是……」看著兒子難過，吳氏嘆了氣，兀自揉了揉心口，索性換了話題，還是回頭罵媳婦出氣好了。

「算了，娶了艾籬兒讓我們原家成了京城笑柄，我一想到就氣得肝疼！兒子你得留意了，那艾籬兒雖是粗鄙，卻生得一副狐媚的模樣，你可別受了迷惑！」

「娘還不知道我嗎？兒子豈是那種人？」對於美色的抵抗力，原墨秋還是很有自信的。何況他其實並不覺得艾籬兒粗鄙，頂多就是天真，她身上有一股難言的貴氣，比宮裡的公主還像公主，讓他覺得很納悶。

只是皇帝賜的妻子，寵不得也惹不得，只能冷待了。原墨秋早就想好如何應對艾籬兒這個他計劃之外的女人……雖說這個女人諸多反應確實勾起他幾分好奇，但

還是敬而遠之的好。

「艾籬兒也許有諸多毛病，但這樁婚事已成定局，便不容反悔。橫豎她就是那個出身，也不期待她能做到多好。再過幾日兒子便要至欽州上任，屆時我們舉家離京，遠離了那些風風雨雨，外界議論艾籬兒的聲音自會偃旗息鼓。到了新的地方，娘也不用太過理會她，她若惹了娘不悅，便讓兒子來處理。只要她別捅出大漏子，表面上像樣就成。」

「唉，娘也別想操心那麼多，希望她真如此好拿捏就行了，娘看她似乎對你挺上心的，也不知是不是扮豬吃老虎，保不齊以後是個大麻煩……」

「要怎麼樣才算表面上像樣？」

吳氏還在感嘆，她身邊那扇半開的大窗突然冒出了艾籬兒的頭，還冷不防的開口提問，嚇得屋內兩人一陣呆滯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末了還是原墨秋先穩住心緒，面不改色地問道：「妳……妳怎麼會在這兒？」

艾籬兒眨了眨天真的大眼，認真地回憶道：「相公叫我離開，也沒說去哪裡，我只好繞著屋子走，聽到你們叫我的名字，我就過來啦！結果你們只是在說我不孝不賢又貪財，讓你們成了京城笑柄，粗鄙還生了一副狐媚的樣子，毛病一堆……我還以為有事要找我呢？」

「沒事，妳回去吧。」原墨秋很果決地回答，她雖說得雲淡風輕，但背後議論人的那些話全被聽去，還是讓他的俊臉有些快癢不住。

「沒事就好。」艾籬兒也不是很在意他們指控的那些事，她知道自己不是那樣的人，便也沒什麼好介意，她真正介意的還是……

「但你們還沒告訴我，怎麼樣才算表面上像樣？」

都這節骨眼了還在追問這種枝微末節，難道是覺得自己嘲諷得不夠？吳氏嗤之以鼻的冷哼一聲。「哼！妳以後到了欽州，在外行事別逢人就說妳是知州夫人，就夠像樣了！」

因為吳氏根本不想承認！

「噢，就是不能說我是知州夫人，我明白了。」艾籬兒卻把這些話聽進心裡，一副孜孜不倦的好學模樣，還認同地點了點頭才又告退。

「娘，相公，那你們繼續聊吧，我走了！」說完，她的頭立刻由大窗邊消失。

吳氏無語瞪著那扇窗半晌，對於說別人壞話被當場抓到，其實是羞愧的，尤其對方還是她極不喜卻擺脫不了的兒媳婦，更是惱羞成怒。「你看看，像什麼樣子，居然還會偷聽了……」

詎料，艾籬兒的頭又由窗外冒了出來。

「我沒有偷聽啊！我光明正大的聽。」艾籬兒說得正氣凜然，絲毫沒有覺得自己哪裡不對。「我只是要補充一句，我沒有扮豬吃老虎，老虎好不好吃我不知道，不過陸地上的肉食我應該是都吃得，甚至蟲子也可以，但我不吃海鮮。」

廳內，母子倆面面相覷，突然不知道該不該再談下去了。

這很重要嗎？這很重要嗎？值得妳再一次冒出來嚇人？誰管妳吃不吃海鮮！

吳氏憋著一肚子氣，一下被公然挑釁，一下又被堵得啞然，那股怒火在她身上左

衝右竄，讓她整個人都不好了。對這麼一個不明事理、胡攬蠻纏的媳婦，不繼續罵她個祖宗十八代，實在意難平啊……

遠離了花廳的艾籬兒，一邊走還歪著頭一邊兀自困惑，滿臉糾結，最後還沒走出正院的範圍，突然低叫一聲，又連忙摀住自己的嘴。

相公說，不能太大聲呢！

而後她一個扭頭，走回了花廳那扇大窗邊，再次冒頭，差點沒讓罵得口沫橫飛的吳氏又被自個兒口水嗆岔了氣。

「娘，相公，我忘了問，尤嬌嬌是誰啊？」

CrescentFamily